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四裔

宋仁宗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論西邊事宜上奏曰臣伏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而困勁卒用甘言而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詭詐之說失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

心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沿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寇大至則入保城壘小至則自可驅逐每城選閤門祗候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蘆関一路都廵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為三寨之援使上下應接左右相顧為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拊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為難信議

者欲結西域諸國為天兵之援且戎人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蹤涇原康奴滅藏大蟲嶮數族久居内地常有翻覆之情更瞎氈以沿邊廵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埸之憂百倍於前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疾也凡軍需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未及况民力乎當四路用

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不並轡車不方軌唯涇州鎮
戍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
為上策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
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群
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沿邊城
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
為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土兵漸減騎卒蓋
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

以誘燕并寬茶塩之法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心蓄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横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也

慶歷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論廷議元昊通和事上奏曰臣近有奏論令後軍國大事不須祕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係之令公卿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唯

恐廟堂之失策落敵人之奸謀衆口紛紜互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元無異是空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不過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敵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為患轉深縱使元昊稱臣西邉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敵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

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閔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滅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

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已来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

脩又論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伴状奏曰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顓管伴元昊遣来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来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强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来人凡事

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事小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係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

今来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来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来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蕞爾不為無謀今其来人必須極騁辭辯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之一端也其元昊来人欲乞更不差人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不須尊寵来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

不若急修邊備以圖勝筭

脩又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奏曰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来竊聞朝議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筴盖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来風聞頗有不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来衆議頗有同異多

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敵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敵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令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

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别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為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

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令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寛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者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和者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唯西民困乏意必望

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義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脩又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曰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

知但患為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名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

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外裔貪婪無厭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絶見今北敵徃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塩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況塩者民間急用

既開其禁則公私往来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塩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令若只為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敵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有徹而寛國用乎三問北使一来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令更索又更與

之凡廟謀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敵不邀功責報乎敵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更不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繆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

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令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

四年脩改右正言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曰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縁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

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
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
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費
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令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
五十萬物臣請畧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
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
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
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

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别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麄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盐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敵更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

唯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臣所説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

脩又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曰臣竊聞昊賊来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来迎方敢前進

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邉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爽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攻子爽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爽端坐延州不来省問欲歸則又慮来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盖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爽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

彼不求相見則於臣二説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説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絶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絶其来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絶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為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

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筭

脩又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奏曰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竊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慮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令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令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

侮玩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與我異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彼法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勿聽

脩又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曰臣伏見差孫抃等充

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掛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令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関利害一言茍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静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闗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授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無

窮令抃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茍一踈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料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契丹君臣頗為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令欲雪前耻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

俻知諫院又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曰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邉臣所疑移入內地

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凉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邉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遷内地其實畏鄉雖曰居官乃是因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寃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

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邉陲别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来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名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

四年脩又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嘉勒斯賚劄子曰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敵皆有事宜為北敵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敵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

臣說令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敵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令韓琦余靖親見二邊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来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塩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絶不遣人来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

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絶令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寇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絶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敵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欵我併力以吞嘉勒斯賚摩戩轄戩之類諸族地大力盛

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嘉勒斯賚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觧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

脩為河北轉運使上奏曰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来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来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来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别恐引惹臣請畧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

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明邉臣為國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懐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椵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

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使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絶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蝦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静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蝦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

懼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来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敵之心思為三蝦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蝦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機也其劉三蝦伏望速降容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送赴闕惟乞决於睿

斷不惑羣言

嘉祐二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来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来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審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

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来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别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来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外裔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来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荅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来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来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畜怒何

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来書初無寒温問候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説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来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異域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别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彼主雖弱而中國邉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義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

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北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敵中告以如約直俟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

寶元二年吳育論元昊不足以臣禮責上奏曰臣聞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荒遐之君向化賔服終待

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絶而已或一有背叛来則備禦去則勿追盖異俗殊方置之度外不足以臣禮責之令元昊若止是抄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同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夏人之性唯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鋭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此乃廟堂之遠筭也

仁宗時契丹與元昊搆兵元昊求納欵契丹使来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荅育為禮部郎中因上䟽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鬭鬪久不觧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髪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絶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欵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

謝轅門即聽内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名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

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右正言余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鋭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

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内而歳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邉鄙之外而歳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寜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

宋祁議西人劉子曰臣伏見元昊遣使進納誓書西人在館以待荅報伏知朝廷議欲降詔遂相開納止留冊命未便舉行又聞余靖使回北敵謂本朝若必行元昊

封冊勿令使命深入恐契丹兵馬一例殺傷又其答書有俟平定西鄙遣人來報之意此皆含糊未決之辭包姦畜怨之語也臣愚不敏不知大計竊謂機危之會理須審思事脫一失悔將難救且西北二寇連兵構難中國之利也方當整勒兵馬陰拱高視候其大傷小亡乃可以逞今若便許元昊同其誓文則二國要約固已先定不待封冊方正君臣如此則元昊之貢獻必且續至朝廷之金幣亦便頒分假使北兵能勝西則契丹必歸

曲朝廷以謂撫彼叛臣逆其來信負力悖慢勢必稱兵而元昊得朝廷誓詔必且取重外鄙市怨耶律肆其狡獪因為間諜得我金幣以救敗亡是乃紓賊禍於一時嫁寇怨於中國矣使西能勝北則二寇之怨必深契丹士力更當讎賽則朝廷却與元昊歡盟厚賂安得不動其情哉契丹之怨朝廷益深則元昊之結朝廷益固者非謂與我為金石交也彼賊藉我之賄假我之援全境激敵以誓刼我使吾邊戍束手瞪目熟視流散不得侵

略然後從容觀望養成其威斯其謀也臣又料契丹積怨成仇因而遷怒未能得志於元昊先且取償於河北避強擊弱有何不可是朝廷免西鄙之小衂結北方之巨釁輕重之擇安得不懷且契丹言恐一例殺傷又云俟平定西鄙此何等語朝廷忽而不計邪臣伏見元昊誓書中要結天地誓及子孫言雖夸險勢亦窘急何者彼蓋迫契丹之用兵畏我境之乘便略其邊寨取其老小重復詛誓務在速成必知朝廷已賜開許不肯先違

信誓則彼一心捍北永無東顧之虞此賊昊之計事在目前確然可辨臣以為當今計者不如且遣彼使賜以存問詔書詰難誓文更令脩正遷延來往以賒後期兼令雄州騰報敵悵俟其雄雌之決更議拒納之宜撫西懐北兩得其便伏望畧回聖慮一賜財擇

知諫院司馬光論環州事宜狀曰右臣竊知環州熟戶蕃部乇聚攻刼殺傷兵民雖荒遐之衆未易屈服則驕急之則叛固其常性亦由將吏恩不能懐威不能

服信不能結勇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擾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是使遠人順服王化則侵若不安桀驁鴟張則富饒熾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由此也夫以屬國小敵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擒討使西北二寇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伏望陛下特詔陝西不干礙監司體量蕃部所以叛亂之因若果由將吏撫御乖方所致即乞明行誅責以謝邊民更選良將能吏有方畧者使之鎮遏分别蕃部善惡附順者撫而安之以壞散其

黨悖逆者討而誅之使永久懾服不然臣恐其日月浸深罪惡愈重自知不為朝廷所容將外連西夏内結諸部黨與益衆氣燄益大乃為朝廷旰食之憂非特尋常盜竊而已也

英宗即位司馬光為殿中侍御史論夏國入吊劄子曰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鄜曽不安意謂未能視朝

所以外裔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輕驟之衆心服氣沮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同知諫院吕誨請重造蕃部兵帳上奏曰臣聞兵家之說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居恒之深

戒也國家承平日久自元昊納欵兵防不葺邉備皆弛

臣切謂最可憂者陜西四路熟户蕃部久失制馭將恐

籬落盡隳亭障不固邉事或起必為深患昨聞保安軍

蕃官胡守清身死後有弟擦也香於前年走投夏國乞

兵却来本族界上招誘自已手下人馬及於次年春西

界賊馬來攻掠胡守清地界熟户相殺經畧司亦曽差

官檢驗戰場胡守清弟守中相繼走投西界保安軍累

行公牒取索得守中等雖已處斬訖柰何人情擕貳其

必有因多是蕃官侵牟或即首領酷暴良亦主管兵官失恩威制馭之然也況胡守清族下從来富庶人馬強壯鄜延倚以為固若朝廷更不為存邮則人不安居又焉知其他蕃部不有擦也香守中之志萬一倡率皆逃邊城危矣如李金明三十餘族向時失於存撫盡為元昊以利招誘逐部首領臨陣皆無鬬意故李金明失利王師陷没至今邊人以為深痛昔四路所管熟户不下數十萬人自寳元用兵以来相繼陷没十無四五存焉

復慶歷以後兵帳未嘗改造二十年間逃亡死損不可勝數忽有調發何憑點集足見邊臣因循積弊為日深矣況蕃部雖居漢界自來田業並是父子相承典買住佃但無徭賦此外別不霑恩唯首領薄有俸錢遇戰陣則首當前鋒計其實效勝正兵遠甚居無事之際尤宜存撫逐部族令所存者却有外來散戶依附其間或是連親或即庸力混雜居處例各年深察其情意未有不願為漢民者是彼有鄉順之心而我失羈縻之策爾儻

不收附兵籍徒使蕃息於王土非但緩急不得其用而又容庇在內使往來作過此必然之事不可不慮也臣欲乞朝廷委自四路帥臣選差有心力官員與逐處州縣堡寨勒本部蕃官供析見在人數未附籍者與舊管人一處造帳收係或逐處更有係官閑田盡令均匀給受候造帳了畢應舊管蕃官及蕃族首領各與轉資酬獎所貴窮邉人衆仰戴國恩樂其效用各盡死節況蕃族首領自來給俸至薄軍主都虞候每月不過二貫文

以次等級從而可知雖遷轉一二資無所損費推是思
信結之必固兼大叚添收得人數庶幾邊防籬落漸次
修葺所有胡守中等逃背因由伏乞指揮下隣路密切
體量詣實本地分主管官員乞重行責降所貴今後邊
臣撫存蕃部不敢懈慢今來因胡守中等逃背點檢蕃
部整齊兵帳不為生事於體甚便
治平初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求儂宗旦男日新及欲
取温悶洞等地帝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自唐

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崄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

治平二年叅知政事歐陽脩論西邉可攻四事上奏曰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嵗年必為邉患臣本愚庸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

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彞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塩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唯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

背叛國家自寳元慶歴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虚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歳予之物百倍徳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盖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切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盖以慶歴用兵之時視方今邉備較

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敵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盖三十餘年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邉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徒也其包蓄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来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而朝

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諳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歷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修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藩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粱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

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盖往年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将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徒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将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徒於黄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

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所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羌戎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令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歷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

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

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粮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

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畨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敵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盖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審盖欲攻遠鄙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

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廵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路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為宜先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粮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

朝秦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来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邉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説耳

脩又上奏曰臣近曽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閒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齎

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
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
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
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
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
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
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案圖指畫各陳所見陛
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層畧責將

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幾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邉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别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歴之初矣近者韓琦曽將慶歴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邉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不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客院至今多日亦未曽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

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觧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禄厚顔何以自處所有臣前来所上奏状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

英宗時陜西轉運副使范純仁奏乞早遣夏國封冊使

臣跪曰臣近聞朝廷許西人納款先遣梁交齎賜詔書而封冊之使未聞進發竊以外裔之性荒忽無常惟在

朝廷結以恩信今既納其善意賜以德音則封奬之恩亦宜早下名實相副示我致誠遠人之心感恩必固不可更自稽緩益彼姦心逆詐畜疑恐貽後患又閔陝自春少雨邊計未豐難於此時與較毫末漢祖行封南粤稽首項籍刓印英雄離心況如聖朝不可不慎伏望聖慈指揮夏國封冊使臣速令進發庶得疆埸早寧兵民受賜縱彼別懷狙詐固亦曲不在我但使彼國生靈先感朝廷好生之德則其酋首自無能為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上言橫山劄子

曰臣竊聞陜西邉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内人戶

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為日固

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

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内懷桀驁

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邉

臣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

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拊循百姓為先以征伐四夷

為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候防其侵軼而已俟諒祚咎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為晚也

光又論納横山非便上奏曰臣聞王者之於外裔或懐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以踰葱嶺誅大宛絶沙漠擒頡利然後為快也竊聞有邊臣趙諒祚部将清諾爾和斯欲以横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

曾論列以為非宜尚懼語言疎畧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畧賜省覽與進謀者叅校其是非臣聞外裔之俗自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不專以仁義禮樂為然也而尤以便捷勇敢相尚焉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鬬死而耻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能自修德固不患其相侵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

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髙祖之雄傑為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叛太宗以鄭文寶為陜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閡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為敵所抄掠及經沙磧餓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

歔欷酸鼻及真宗即位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為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户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饑渴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已賜以誓詔冊為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罪不

足誅而功可賞哉討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偃蹇
禮節不脩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
顯然自絶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梟諒祚之
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耻也況其成敗
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
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
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
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

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為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為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為邪譬如鄰人竊已之財已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為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為謀主誘脅熟户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閡中窺河東

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横暴亦足以為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閔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熟户屢經殺掠亡失太半縱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陛下深詔邉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諒祚包藏禍心不識恩義乗我釁隙侵噬疆埸又況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名之乎臣又聞戞人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静豪髮

皆知其和斯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夏人獨不覺悟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切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

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和斯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為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内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

移所能鮮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和斯也若和斯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和斯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邉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悦不可以來遠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威晉文之覇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治於外者也故孔子

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即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與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

殆知彼不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衆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為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

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邉吏之狂謀信降將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敵騎大至覆軍殺將邉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歷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耻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悦之增其賂以来之其為損也不亦多乎斯

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
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為
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進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
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
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
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
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五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四裔

宋神宗熙寧元年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畧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

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轄珍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嘉勒斯子孫唯棟戩粗能自立轄珍希巴烏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嘉勒斯其敢不歸嘉勒斯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嘉勒斯子孫轄珍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

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之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乞令摩正不得還熈州劄子曰臣早来伏奉聖諭王韶欲令摩正復還熈州臣甚惑之竊惟熈河一道俗本羌戎自唐以來弃中原盛衰或得或失然失之莫不易得之莫不難也今得其地環數千里據大河上游使夏國有腹背之憂棟戳失脣齒之附不

為不要矣顧非陛下獨奮英武蓋未易得之前日得巴勒珍嘉卜轄烏恰棟郭等皆授以官而遣之蓋欲招致摩正爾摩正既出而韶意欲復還者不過以南山猶有未附之人臣以為不然且摩正屢殺害邊吏衆亦知其出而不還非如巴勒珍嘉卜等之比因而縻之足使未附之人皆憚漢之威靈却易為撫輯況西番大首領其桀黠更無有過摩正者自韶經制一方捕斬無慮數萬級其威名蚤立今所遺一二種落豈待摩正還而後定觀摩正

之降盖勢不獲已即非誠有向漢之心如使居熈州我之動靜虗實一以得之其種人皆腹心又怨漢深一旦引夏國與𢳆戩乘間發兵扼通遠之衝絶抱罕之餉四面番部合力而攻熈州洮岷疊宕連衡而撓結沁方是之時恐熈河非復我有也塔本之變度猶可以復勝者彼内無應也儻謀出摩正變起熈州則事安可測也不但失之四夷又從而見侮棄前功遺後患不可不思也竊以為摩正之還利小而害大如陛下必欲慰羌人之

心且令居秦州為便臣之愚見如此不敢自默更繫聖裁

二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論召陜西邊臣劄子曰臣嚮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慮迂疎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為夏人所殺陜西騷然困於餽餉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

謝夏人再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冊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為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遠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邊境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嫗煦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夏人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

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殘黎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敵庭民則逃散畧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為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敵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没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邉鄙之患也

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内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

六年韓琦判相州契丹来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来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熈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

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頒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輙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攘斥四遠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

取錢追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令農怨於畎畆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遠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奸

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邉倫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王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神宗時吏部尚書蘇轍論北朝政事大畧疏曰臣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録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録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啗

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户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鬭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髙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顓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為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

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禄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寛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鬬殺傷之獄則

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於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發調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户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㝠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為常此葢邉境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葢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縁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盖北朝之巨蠧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録奏聞乞賜省閲亦足以見隣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強幾聖論邊事劄子曰臣聞契丹之於中國其勢不可

常也弱則臣附强則相抗或至於侵軼而不已遂有闚中原之心縣三代以迄五季其間臣以附者無幾若代侵而代抗未之或絶也既尊大於石氏之晉又得燕地而其勢益張始以遼人為腹心而眂燕人猶行路也以是諸部樂為之用膠固而不可已而燕人桀黠而巧事既親燕人而諸部日寖以踈故金城宗元之變起於蕭墻相殘曾未幾而西夏遂攻其右脇而軍中往往出叛語女真諸種又乘釁而動今契丹雖欲復置諸部於腹

中而人心亦已去矣又逐水草習騎射此遼人之所利今反棄之但坐啗中國之金繒而漸嗜奢佚之為樂此特天亡之時也萬一彼衆兵其主而南報怨於燕燕人懼其塗炭也必求捄於我朝廷即當遣良將勁卒以拊援燕人且行復吾境土則幽薊之地皆漢有也如曰未能則是朝廷坐眡燕人之將死而授其首於遼人俾得血肉也其必反怨於朝廷而愈懼遼人之仇已無難矣設有慷慨豪俠如荆軻輩復出於其地一呼其徒而嚮

應之南驅以避仇釋怨竊恐大河以南不得而有也臣雨使河朔頗究邉事今既耳剽其説心惟其勢豈敢嘿焉而不言為今計者莫若練兵實邉逆為北備使敵馬不敢牧於南此先時之長策也朝廷垂聽而留意焉

鄭獬論西夏事宜狀奏曰臣近獲賜對條列西羌狀陛下不以臣愚陋垂屈天意容其妄論至於還綏州赦楊定陛下雖以臣言為是然竊覰聖語躊躇而不盡似有隱計不欲暴於外者臣退而惑之豈有執議之臣趨時

窺利將有所邀乎蓋邊隙之萌其曲不在彼是以諒祚敢肆其禍心誘楊定而戮之自定之死如朝廷能鞭撻四遠之暴則宜聲鐘鼓而伐之何為忍愧至今未能發一卒以問罪是不獨無辭其實力不足耳則瘡痏之在邊猶未愈也今幸而諒祚死稚子方在人股掌之間酋豪相謀懼未能固其國故馳使以告其禮甚順不失蕃臣之體陛下所宜照其肝膽而存撫之既已納其來則不宜反有所邀以怫其向義之心若責其殺楊定必使

割地乞盟然後還其綏州而貸其顚殺之誅如此則恐非帝王綏遠之大畧乘人之喪欺其孤兒因告哀之使屈之以圖利敵人聞之不有窺中國之淺深乎而議者乃用此為奇貨將以售寵市功於己之小智則可而豈不謬為國之大計哉方元昊之梟張竭天下之力而距之而竟不覯猷廟之俘又冊之以主號啗之以金繒乃得其歸欵而盟不於此時摧其兇焰以示威德之強乃於孤兒之喪謀其小利是豈足稱雄哉彼縱以零丁不

支惟天子之命是從匍伏請盟割横山之地歸于我我得之猶且不武況彼君臣尚能崛强於一方萬一如有不奉詔則我又將柰何遂爾刼持其使而使之必從耶遂爾遣將練兵以討其不恭耶是二者又非至理既無可柰何而復置之則我無乃反屈與是無疾而自灸也故不若不邀之為善誠能講襲故事立其幼子明告之曰殺楊定者爾父也罰不及嗣我已赦之向之邊臣擅城綏州久欲歸汝以楊定之死故不可令還汝如此則

中國之恩威重于北敵如泰山矣彼雖敵人豈無啾唧
躑躅之感兩疑之禍由此可觧夫釋金石之成議圖圭
黍之末利虧損國家非至計也朝廷如欲經營四裔則
今之羌雖孱孺酋豪用事必不能相下方且有釁因機
制變陛下少遲之然非今日之事也臣自种諤結隙已
來以為朝廷之憂無大於此者故曉夕講劘思有以弭
其患少報陛下收采之恩所以每當機會屢言之不已
伏望陛下奮獨見之明攘斥邪議一舉而遠人懷遂安

中國豈不美歟前日誅种諤之機既以失之遂有楊定之恥則今日之議不宜再失恐有甚於楊定者矣臣之惓惓不勝至願

熈寧九年樞密使文彦博上奏曰臣伏奉詔書詢及疆事臣以衰拙昏惷何足仰承聖問然以久當柄任蒙國恩深義激於中敢不罄露庶伸補報之萬一夫外裔之情趨利生事從古以來載於書史者詳矣自真宗朝與通好所以息民幾八十年未嘗犯順惟慶歷初乗我西

事未弭故有邀求餌之而已當時載立誓書亦古尋盟之義也歴觀前代中國與外裔通好未有如今之悠久盖朝廷謹守信誓至雖瑣瑣細故亦不敢生變改是以戎人亦不敢輕有希求自數年前累來妄理白溝館地及要拆去鋪屋况誓書之中明載雄州所管白溝兩朝遵守已久且信誓之辭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此而可渝何以享國今蕭禧重來又決於雄州北亭交割禮物其意欲以雄州北亭為界其如誓書何誓書若

不為憑即代北之地止以圖籍照驗宜其不以為據原其貪心亦因慶歷初西事未平之際求黄嵬之地朝廷容易棄與之又致今日妄有侵理誠如聖詔所謂敵情無厭勢恐未已臣亦謂敵因此妄起釁端聖意謂萬一不測何以待之臣以謂中國御戎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彼將何詞以亢縱騁詭詞難奪正論臣又以事理度之事固有逆順理固有曲直順而直天必助之逆而曲人不與之若敵人不計曲直利害肆其貪狠敢萌犯

順之心朝廷固已講於預備之要足食足兵堅完城壁保全民人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止此而已臣又聞用兵之道兵應者勝不得已而用之此所以天必助之大抵中國之兵利在為主以主待客以逸待勞理必勝矣亦應兵之道也臣伏詳詔書曰思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切料聖意慎於舉動尚慮發言盈庭各有異論或曰先發制人意在輕動或曰乘其未備襲取燕薊事不審處恐將噬臍非王師萬全之舉也伏願陛下垂意熟察

之令朝廷分置將官整齊器械固得之矣然將校偏裨更須慎擇其人又河朔頻歲飢荒粮餉用度窘乏尤索計置若兵連未解物力殫屈即誤國大事切要先事而辦乃無後艱至於不急煩費事須裁節在臣本道者亦當續次奏聞臣識淺才薄思慮不周伏望聖慈稍垂省覽寛其罪戾臣無任惶恐之至

元豐六年夏人欵塞乞還侵疆戶部尚書安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猒常使知吾宥過而息兵

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

熈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

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國於是但以葭蘆等

四砦歸之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清宜

結二邉小清而並塞猶若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

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

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

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

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舊策

元豐間中書舍人曾鞏乞存恤外國請著為令上言曰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来臣尋為置酒

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託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劵差人徒步押来恐於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勑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

令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加照管事理不同緣令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為置造路道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

神宗時晁補之上書論北事曰臣竊年把經志願局促

綠衣紵絮多學無益竊甘野人自曝之温輒昧廣厦重裘之燠退無尸祝尊俎之位進干庖人操刀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敵一事而已臣愚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職四民

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者庶幾在此廼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萬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為緑衣紵絮多學無益夫豈惟天下幸甚臣之師教臣亦若此也北敵猖狂敢冒故疆使天下百年有為兵不得藏令四野肅清邊不告遽而縉紳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憤悱爭道利害者非願於太平無為之時生事覔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國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借

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慎再思萬舉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試所輕哉內治未具不遑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今準昔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鼃黽日喧乃臣之所願為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為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想遠慮則窮髮龍堆螻蟻藏情不待前箸而

臣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已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以書陛下一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敵之盛莫盛漢唐而所以制之亦漢唐為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為防徧舉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為備百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輒皆置而不論漢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内鳴鏑渭橋按轡後宮辱於敵兵宗室降於絶域其形如此之逼

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厥擒回紇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漢之賦盧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敵之盛雖莫盛於漢唐而所以制之亦漢唐為得也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匈奴絶幕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孕重墮殰罷極若之夫摶鼠當庭善遁易失灌垣燻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飈風而太宗知兵

善戰敵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擕六騎臨水群酋奪魄靈朔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司吏所與書為詔若勅思摩孱懦至感恩流涕願為中國守䕶北門蓋五十年無突厥患臣嘗壯二主以謂得一時之權置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策何遽無策乎今臣又計之耶律雖桀驁其彊亦未有以過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世制之得術可使繞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餘年而不暇營哉臣請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

形五古者北邉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捽搏鬬擊彊者為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餘部勝不相推敗不相愛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食足不勞無文書約束故其人一而易使無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趨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以其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北敵之至門故其自視常以無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譟而從人不利則雲散四

去欲追無所自冒頓盡有北垂之地北人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敵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為重至佩印綬服爵命廢一置一皆決於朝廷羈臣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北人自是益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令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北無一焉雜處而交治

欲其胥而北不知彊勉之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烏維伊穉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為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敵而朔方之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寸之地而陰山草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輒奪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延陀之兵皆號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内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完不弊日削月剥至奪之地而隷都護府不敢輒怨盖未有坦然

肆志去石晋如摧林取中原若破竹如耶律之侈者臣甞計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輩沈毅雄勇之姿挍巴堅恃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謂晉之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之敵人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弗厭至踐驕敵此如黔中之驢土所不產方其一鳴虎為遠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彊秉秋未霜則水濵之腐草猶足以爭明於隂夜天寒既至萬物將肅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與明賢皆

柔懦不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宗真好樂兩毋
争權至内相殘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國不取迨
於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
與璟明宗真未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敵之將則每戰
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
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無以異於晉惠公河外
之列城買人而已無積仁累義之資一朝而有天下舉
天下之大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譬窮

室之人驟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鄰之外所衣食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啇之哉石氏既亡京師不守中國為之一虛當時人君内憂其腹心外病其四鄰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北人得以竊計其不及圖已而跳踉虛唱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由是言之敵雖彊中國雖積衰之緒猶足以勝之況治

朝哉耶律明時敵已浸盛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居驁然不顧跳踉虗喝豈固敢吝其非已有之分為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古心有所懷感動萬里柴周叔世臣豈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富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則萬柴周斷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懾小寇勢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

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迄奏功然倉廩之羡士卒之銳殫憊於河東太宗為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敵不素備而燕城遂圍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敵矣幽燕之人老

弱登埤而望乘輿無意復戰敵之計自謂力不足抗乃為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愛民命不肯以力服敵欲退脩德以懷之而師久翱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拾燕既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為敵蓋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北人自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景德之役乘中國不虞大舉来寇章聖北廵天意助順彍弩竊發遂隕達蘭敵相顧自失屈首請命亦無復鬬志當

時之議以謂乘勝席卷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戮敵始痛自懲艾以謂中國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寇出不虞至犯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況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敵不加彊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芻蕘之言垂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

人意表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嘗謂北人之衆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縑購一敵二百萬縑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減衛霍滅越滅吳滅江南滅蜀滅河東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於内府士卒平居無事奕博超距志意無所騁當是時中國特不舉設有為敵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無水旱兵革法度致脩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山積水委漢唐所無則成太祖之志臣以謂固在於今日陛下建學設科使為士者

知兵須教立法使為兵者知戰十有餘年墮慢疲軟之氣既復拯矣而堅甲利兵羨於四邉偏州小戍不移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况濟之以大司馬之備驃騎西征艑師南畧河隍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内附而飛輓之煩不及於邉民此其前古未有也舉事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令千日之費不憂之宜百金之賞者令千金之賞不憂匱蓋非徒以厚費重賞為得也要以為前世之所不為者知令

日之能為之而已順流建瓴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彊之敵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取兵之極陛下亦既知形則不圖而何待臣請為陛下言所以入敵之策夫欲興大事所病者兵不衆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彊之敵如孟賁之戰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計以謂非勝之難所以入敵者實難以樊噲之驍悍自意得十萬之衆足以横行於匈奴而或者曰樊噲可斬夫使好奇之人不

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論而忼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無施於實事則陛下尚誰取之令臣則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可集銜枚縛馬口千里奄至雖計甚祕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緜十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為陛下效臣之狂計蓋昔者尉陀畔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巴蜀罪人下

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卒平南越蜀姜維拒劔閣鄧艾乃潛自隂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令敵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為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軍出次於王畿聲言以十萬出瓦橋瓦橋敵所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潛軍其東以五萬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偕發潛軍其西

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偕發平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宜易入兩翼偕縱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以稍西行附於瓦橋之軍矣西軍入雲州戰且略翱翔乎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瓦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南偕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平州備少鮮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間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并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

以爾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絶險以徑中京之南繚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敵狼狽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敵之大軍者猶十七萬也度敵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敵之

名統軍在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敵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旣勃蹊矣而大軍相持倉囊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鋭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以啗城中臣敵之子孫能以禍福諭其衆使内附者許以封侯萬户之賞彼其在敵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皁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内

應如望并汾之師者一人有心則舉燕城之內其勢揺矣燕城可圍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也臣又料臣之意料之使敵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敵無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他徑反乘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敵兵出於不意釋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釋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十許州言之大軍出瓦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敵亦以其軍三析之而應我滄翼其右而

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敵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敵雖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入安肅何則吾為之守者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敵之所宜便而其所不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昔唐安禄山以范陽亂稱兵朔方中犯京兆不朞月耳臣嘗考之圖志則禄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察也國家方恢

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敵之出於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單于之才不聞其沈毅雄勇敢為難制如冐頓烏維頡利突利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説所稱闕特勒暾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慕中國學文字工語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敵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興師烏合雲屯而已使敵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

舟師無以伺其利則我東軍扼彌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挑峪紫荆金坡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南敵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内顧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逼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闗而無奪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泜水之傳滄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住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

韓信使乘其會則擴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顧為陛下将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脩士力致完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敵則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為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積以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之列郡更輦緡穀以實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與全燕河湟遼遠城中素空匱中國且能保而實之則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

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長短不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為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五者為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

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今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欲與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君所信功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窮

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畝之宅者持籌挾筭擐甲百萬守地千里脩然不勞乎其間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劒志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吴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劵竊數其齒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哲與大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謂舉二十萬衆而

為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罷鞭七人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候擊刁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

閱天下擐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容而誅而薛訥鮮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然也令天下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迨數十人平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為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四

五者凡可以委之大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厮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則率兩日而食非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令天下之買爵者緡錢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極矣為之說者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為說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手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為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朱懐金美爵厚廪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

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於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甚者竄山林晨夜聚嘯州里為之摇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其類則賤列未至於盜賊哉臣請為賣爵如漢故事惟勿為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他秩得比朝籍與京師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為之等級以授事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

在此陛下幸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講也何謂知地

夫四夷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猶之

城市之與山林並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嘗同也百蠻之

地皆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

而應就其近者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

道里之遼首尾衡決倉卒不救設或遂能致之其土地

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萃百萬之衆而頓絶徼之下欲

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逐兔叢林遇穴而失則良

鷙逸足猶翱翔傍徨雖巧而無所效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群夷皆絶遠致險論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若北敵古者北敵則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於寒露遠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蓋李牧破林胡雖斥地千里而敵不能各自漢至唐迄於五代始侵尋曼衍寖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白溝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舉朔漠之事十日而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書約束漢也營陣行伍漢

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之無為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産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竒可竒伏可伏何動而不

如欲顧為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間夫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孫子至所謂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則敵衆我寡亦勝敵彊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聖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無敵於天下不

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至於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權焉者盖聖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於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如此而已聖君參之以獲遠人之心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獲之以幸封侯之賞遠人取之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國賔燕入秦闗而東胡破漢厚闞氏而冒

頡䟽唐語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外國者也韓王信在敵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敵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說在敵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於唐突厥以萬榮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而入涇陽此外國之以間勝中國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姑以中國外國之制勝負者言之在中國則外國憂在夷狄則中國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難成不可不察也令臣以北敵之勢言之山前後之民大槩

皆思漢并汾之事王師在燕有謀執其帥而降者誠能得張良陳平不愛千金以致内應猶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易服而臣敵歲時祀父母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龍支城耋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頃從軍没於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讀史書至此則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孫宜有發憤不辱飲氣南首而望王師者徒患無以發之耳以契丹之舊法言之其得漢人皆僕妾役之仕宦而顯者歸見其主

如舊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弗誅也迨蕭氏乃始徙漢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雜處幽薊殺漢人者如殺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懷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謹厚朴茂世漢種也終不能易其心白溝新城崎立而相望漢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孫世世為擄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矣天下誠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仗社稷之神靈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為神紀裹幽薊之城百日而

平使彼粟實可因而食使彼粟虛可因而墟也地可知
間可明夫然後合三軍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謂
選鋒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鬬士倍於晉若此皆選鋒
也凡兵尚義而保氣義之所勝愚可明氣之所加柔可
彊人之情非有頓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
已一夫當死市袒裼而大呼則千人為之失色童子按
劒而先登則七尺之丈夫全軀保妻子者猶為之却也
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壑臨之則魄墮而

懼狼狽却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為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為安蹈大壑不為懼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吴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勇遽前取首而還吴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蕃逼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挾敵一將躍而出一軍皆譟臣以為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吴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敵為善用兵而臣獨計

非能出奇合變循環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出於北而其能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　習　騎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為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冒頓控絃百萬白登之圍騂駹驪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銳意馬倫阡陌之間盛或成羣比戰數勝匈奴罷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度漢之能以其長弊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

薛延陀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徒勝執馬者既收而徒不能復為卒以取敗北人自是益自知其短於徒而中國亦暴其所長而銜制之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教民蕃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民之馬雖蕃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之不安以之當北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荆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陛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

方其教時皆使之習騎騎不足則更借之乎民馬嘗入

而藉諸官者番假之則民力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

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

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為國未嘗不以外國制

外國其說以謂海濵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能并得之

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藉

烏孫撫諸部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五將軍兵

擊敵而昆彌常力戰為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

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於裂五單于昆彌與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盜三人而為輩則百人不得以力擒一人焉爭財而不平則二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面負扆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所懷唯上之所命迺者高麗折於敵不敢越遼而西以効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絶海蹈越綿數千里而入貢

闕廷陛下嘉納遣使報聘增美於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懽喜擁道自慶未始獲也彼其折於敵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二之士嘗得豫聞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為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為度而致誠信以結之彼雖失燕知其本中

國之舊而不以為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懽猶昔時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没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為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從姑以臣深思所得發於畎畆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揜者獻之闕下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戴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褒衣博帶學

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喙道說以求補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叙而已然臣竊以謂禮樂為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洽區區之愚蓋在於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輙敢不避鈇質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豫之事懷不能忍憤悱自致無以異於傳之所謂怒鼃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容則臣疎遠之言

庶幾乎可採而無罪若乃安畎畝之賤而不知聖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為難遭則臣之倀倀不出門庭其失時亦極矣伏惟陛下萬幾之閒一留神聽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俯伏待詔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謹昧死再拜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四